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

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的今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前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借此机会，我想就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同各位同学和老师交流一下看法。

我先给一个明确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前不久，我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向全体代表讲过：“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这种伟大精神是一代一代中华儿女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摘自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

聚焦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陈一丹办教育启示录

本报记者　刘少华

陈一丹带着一丝拘谨走来。武汉燥热的天气里，他穿了一身考究的蓝色格子西装，脚踩黑色便鞋。在他自掏腰包投入建设的校园里，每栋建筑都冷气十足。这位5年前就已退休的腾讯创始人，顶着有些发白的头发，看上去略微疲惫，不似想象中退休后的清闲。

他也的确没有退休，只是换了一个战场，一个“一生的事业”。

从腾讯再出发

在水系众多的武汉城中穿梭，要出了三环路，才能穿过城中村，抵达武汉学院新校区。校园外依然遍布工地。“武汉学院”四个字刻在门前巨石上，像一座界碑，步入其中，便是一个美丽、干净的院子。

与这座城市众多大学一样，武汉学院也坐拥半片湖。黄家湖对面，是武汉的大学城。这让“陈一丹伉俪图书馆”每层都有了湖景，二楼“艺术特色专区”甚至干脆摆上灰色、红色躺椅，直面楼外绿树和百米宽的湖面。

只要步入校门，就不会错过这座图书馆。它与牌楼模样的主教学楼一道，构成了校园的学术中轴线。牌楼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规划设计，这位曾主持和负责设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建筑师，将斗拱和大气的中国红，安放在了这所大学。牌楼正面挂着繁体字匾额“教学楼”，楼体背面写的是“马化腾教学楼”。

武汉学院每个学生都知道原因。工商管理系大二学生周伟权兴奋地告诉记者，去年4月，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亲自来学校，“捐了一个亿”。与马化腾一同来的，还有“腾讯五虎”之一、主要创始人张志东，以及腾讯早期创始团队成员、微光创投创始合伙人吴宵光。

有此渊源，武汉学院中处处可见腾讯元素，便不足为奇了。捐资5000万元的张志东，将教学楼和图书馆中间的空地，命名为“企鹅广场”。与之相匹配的是，广场上摆放着数十个造型各异的QQ企鹅公仔，下面用英文写着“Tencent 18th”（腾讯18周年），这些企鹅来自深圳，曾在腾讯庆祝成人礼时，摆在腾讯大厦楼下。至于捐资2000万的吴宵光，则将广场东侧一栋教学楼，命名为“知己教学楼”，传递着腾讯这家公司“创始团队皆为知己”的佳话。不只如此，这所可以一本招生的大学，还将其中的一个班，命名为“腾讯班”。

无论马化腾、张志东还是吴宵光，都不是这次才捐的款。早在2016年底，“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完成首轮共建基金募集时，他们已然参与其中。这是中国民办高校首次以共建基金形式，完成捐赠募集。

1000公里之外的深圳大学，在官方网站上，只收录了11个人作为“杰出校友”，马化腾、张志东、陈一丹位列其中。深圳大学也很年轻，到1983年才成立，与改革开放一道成长至今。虽然这些杰出校友才40多岁，却已创办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并以超过10亿用户的体量，活跃在大部分中国人指尖上。

改革年代不容止歇。功成名就之后，作为改革开放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受益者，陈一丹决定做点什么。

这次不求回报

注资武汉学院前，陈一丹犹豫了几年。

2006年，陈一丹还是腾讯首席行政官，被外界视为公司“大管家”。彼时武汉学院全称还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来找陈一丹投资。“我说没有任何兴趣。互联网竞争很激烈，我们腾讯几个创始人需要专注，很多赚钱的事情找过我们，都推掉了。”

这段缘分很浅，浅到陈一丹甚至只去武汉旅游过一次，对这座城市也没太大印象。

或许是巧合，另一颗种子也在此时种下。2007年，在陈一丹组织策划下，腾讯投入超过2000万元，启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开了互联网行业先河。种下了因，便不断结出善果。在关注灾情、网络寻亲、网络搜救、网络倡议、在线捐助等诸多行动中，腾讯公益屡创纪录。

于是，对方再来募资时，干脆明确告诉陈一丹，这不是赚钱项目，而是公益项目。一语抓准了命门，因为骨子里他热爱公益。陈一丹逐渐投资。不断收购之下，到2009年，他发现武汉学院只剩了自己一家投资举办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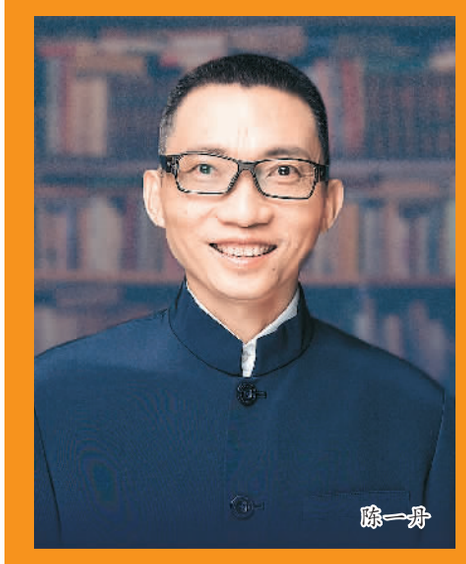
陈一丹在演讲、采访中，反复提到过一个被他称为“天人交战”的夜晚。

那时他意识到，想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就得将这个“得过且过的独立学院”，变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一流的中国民办大学”。他决定投资，并准备好了拿出几个亿。谁想到算下来，金额远超预期，建设预算高达20亿元。即便对腾讯主要创始人而言，这也绝非一个小数目。

“做决定的当天，我对自己说，10年后，会有一批思想开明身心健康的有为之才走出校园。你看着他们，不会后悔。”陈一丹回忆。“社会进步，归根结底靠教育。这样的学校，是未来的方向。”

巨额投入之后，陈一丹最底线的诉求，依然是不盈利。他对本报记者分析，在国外考察过许多一流大学后，觉得非营利的方式与自己观点最吻合。于是他从在办学章程里承诺不拿走一分钱，升级到在《办学许可证》中作出明文规定，就此开启了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

此举或许有些“反人性”，却最合其脾性。


陈一丹

武汉学院

陈一丹（右一）在首届“一丹奖”颁奖典礼上

看不见的改革

重金之下，效果立竿见影。

在网上，武汉学院被称作“中国最美的民办大学”，甚至吸引了一些偶像剧来取景。新校区占地千余亩，建筑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中国风浓郁的校园里，芳草萋萋，楼堂沿湖而立。就连学生宿舍，都以兰蕙斋、竹枫斋、桂檀斋等为名，极尽风雅。照陈一丹的说法，大学是涵养灵性的地方，“未来会在这里养鹿养莲花，也会种丹桂种菩提”。

科技元素亦遍布校园。去图书馆占座，用的是微信开发的系统；进出宿舍，要刷开联网的电子中控门锁；到食堂吃饭，可以提前用APP订餐；甚至整个校园，都与腾讯的微校结合，实现管理上诸多功能创新。陈一丹自己总结，“以腾讯背景和我对科技的理解，这所大学一定有这样的基因。”

即便去过许多大学，武汉学院的设施也让人印象深刻。但在这场高校改革实验中，基础设施的作用非常有限。

“硬件变化是看得见的改革，看不见的改革才更重要。”陈一丹重重强调了这句话，他将2018年视作武汉学院的戊戌改革年。他心目中改革的重点，应该是课程，是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是最终培养出的学生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私立高校成绩辉煌，比如，享誉世界的常青藤大学全为私立。但在国内，民办大学无论实力还是声誉，都不足以扛起高等教育大旗。但也正是这样薄弱的底子，给了改革巨大的空间。

探路者陈一丹，发现自己再一次冲到了一线。他所面临的，是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只能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仅仅出资是不够的，他决定站出来，成为武汉学院新一届董事会主席。

“这绝不是我本意，但我一定要出来，带领这一代人建立好机制，下一代人才会更好。”陈一丹说。

这次改革至少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建立好机制，以机制来保证学校长远健康的运行，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发挥好教师的力量，让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更多自主性，“一切的前提是要有更优秀的教师前来，营造出强大的学术、教育力量”；三是要开放办学，把企业、行业吸引来，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培养学生，我们要建设一流大学，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就不能让教育停留在课本上。

出身于顶尖互联网企业的陈一丹，同样关心学校如何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强于财务、运营的他，希望武汉学院生长出依靠自己成长的能力，“最终是它可以自己健康地奔跑。”

2013年宣布从腾讯退休前，陈一丹准备了整整两年，“确定了腾讯发展势头很好，年轻人能比自己做得更好”，才安然离开。如今他转身对着记者，一字一句地说，“我最期待的，是校董会主席这个职位交棒那天，那意味着机制已经建好，下一波人可以接上了。”

寻找一个理念

说到激动处，陈一丹忽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踱着步，比划着双手解释自己做教育的理念。

“互联网是什么？就是信息化。如果是改变邮政系统，那非常简单，因为只有发信者、邮局、收信者这么三个点，电子邮件一出现就搞定了。商业比这个复杂些，进货、卖货、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但是电子商务也基本完成了覆盖。教育呢？不一样，教育是最复杂的体系，互联网不一定能从外部直接改变它，而应该帮助它拥抱即将到来的改变，这改变事关全人类。”陈一丹说。

至于大学的使命，也在发生变化。现代大学出现时，满足了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的需求。在中国，大学在过去百年间，引领了社会发展。如今，面对信息时代，全球教育的使命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很多问题，比如环保、食品安全等等。谁可以解决问题？人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怎么办？提高全社会的认识水平。如何才能做到？靠教育。”陈一丹坐回沙发上。“所以，我觉得教育才是自己一生的事业。”

此话并非说说而已。

2016年5月23日，陈一丹宣布捐赠25亿港元，设立“一丹奖”，旨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并表彰对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奖金额度高达3000万港元。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教育类奖项。

2017年，首届“一丹教育发展奖”颁给了哥伦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办人兼总监维琪·考尔伯特（Vicky Colbert）。她的项目“以学生为中心”，融合课程、教师培训、社群参与及校园管理等因素，为乡村和不发达地区提供优质教育。这一模式后来被推广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成效显著。

“我所寻找的，是最好的教育理念。每年找到2个，50年就能找到100个。最好的教育应该有可复制性，最好的理念应该有实践，最终这将是全人类的财富。”陈一丹说。

凭借着对教育慷慨解囊，陈一丹2016年成为第十三届中国慈善榜榜首，2017年成为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榜首。陈一丹却觉得，自己要做的始终是办学人，不做金主，希望看到的是理念最终落地，大学平稳运转，而非始终依赖投资。

如今这个阶段，比钱更珍贵的，可能是精力和时间。采访那天中午，陈一丹匆匆吃了个素盒饭，下午便是校董会，他得做些准备。

陈一丹手书八个字，“明德创新，解行并进”，挂在了武汉学院办公楼和图书馆中。前四字很好理解，后四字意思是，面对这个世界，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解与行动要齐头并进。这便是陈一丹正在做的。

聚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